

我在欧洲 的生活

王独清 著

辽宁
教育
出版
社

新世纪



我在欧洲的生活

王独清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欧洲的生活/王独清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711-4

I. 我… II. 王…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975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马 芳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璆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 数 98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6 300 册

定 价 4.50 元

本书说明

王独清(1898—1940)陕西长安人。他九岁能写旧体诗。1913年任《秦镜报》总编辑,该报旋被查禁,离陕西赴上海,后又赴日本留学。1919年5月,离日返沪,任职于《救国日报》及中华工业协会。1920年赴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留学,研究艺术,又从事新文学创作,于1926年2月返国。返国后,创办《创造月刊》,任理事;9月任广州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返沪。1928年12月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任监委。1929年9月,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1930年9月《开展月刊》创刊于南京,任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返乡。1940年8月31日病逝,年42岁。著有《圣母像前》、《死前》、《锻炼》、《独清诗选》、《王独清诗歌代表作》、《杨贵妃之死》、《雨》、《独清文艺论集》、《中国文学运动史》、《王独清选集》和《王独清自选集》等。

《我在欧洲的生活》书出版于1936年,叙述了作者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的个人生活情况,也反映当时许多留法华人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勤工俭学、官费生和半官费生的一些情况,并对有些名人的名字用了谐音的形式作了反映。正如他在自序中指出:“我不满意的在欧洲的一段,也尽够膨胀我底回忆,在这儿,我却尽可能的把在我个人身上滤过的滴渍放开而去触着我身后的时代底洪流。”现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除改正明显错别字外,一切仍保持原貌以存其真。

1998年9月1日

自序

仅仅是我过去的生活一部分的叙述的这本书，假使没朋友底鼓励和出版处底催促，怕在最近期间也终没有完成的希望。我很不愿意叙述我底过去，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一段。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已往历史中比较离开实际斗争的一页。

本来的计划是叙述我从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的这部整个的自传，但不料去年要求我写它的那个出版处忽然遭了意外，而我底稿子也在我不安定的生涯中把大半失掉了。现在，这本书只是就去年所剩到的稿子补足而成的。我从来不想夸张我底生活，但是要说到我自己觉得有叙述的必要的话，那我却宁可选择未去欧洲以前和从欧洲回国以后的，特别是这近几年来各方面对我的攻击和已往朋友们对我联合战线的毁骂，——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的了，关于它们，我希望我将来总有机会可以写出，那将会比这本书有趣味到几倍以上。

不过，我不否认我每段生活都有它复杂而重叠的波涛，即这我不满意的在欧洲的一段，也足够膨胀我底回忆，在这儿，我却尽可能的在我个人身上滤过的滴渍放开而去触着我身后的时代底洪流。要是我不能免对于我详细地叙述，那便是因为那儿我整个的身手被特别严重地牵系于时代底网中的缘故。可是必须声明的是我不能说我是完全这样做到了，因为我目前环境所给予我的时间太没有使我进一步推敲我底工作的可能。

在这本书的动笔中，我是平均每月迁移两次住处，同时，饥寒在压迫着我。在我所有的一些可以为这本书多找点材料的书籍却都是有的纷失，有的为解救饥寒贾给了不要我再去摸它们一下的书贾。因为

是这样，在写成以后我再没有详细去看一遍的这本书，怕有一个连我自己都要失望的内容也是说不定的。不过，尽管是一幅拙劣的 Mo-siac 的花纹，有时也可以使观者看出一点作者所表现的一贯的意义。这个，大概也可说是我敢把它公开出来的一个理由了。

这儿接触着有一些社会上的实际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将永远接触着它们，或者将来更要厉害。这是我受人攻击和毁骂的原因。这本书底出世，或者又要使那般等着攻击和毁骂我的人出来忙碌一番，但是，我从来没有顾虑过这些。我的命运或者是注定了要在一个被人虐待的氛围中老死而去。

这儿所有的事实都是实在的，只是除了一部分的人名我是用了另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却不是为有人来作“索隐”，这只是为了在目前的情状下方便出版的起见。

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现在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底年纪是三十三岁，生活是困苦的，然而却是严肃的。中国是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时候，全国青年正在被压迫中号呼地奔走着。我这本书恰是搁笔在“五卅”事件，而我的眼前却又现出“五卅”时代底真实景象来了。——是的，虽然这还没有到“五卅”的那种前夜，但是空气中是有些什么东西在移动。我在我困苦的生涯中，坚决地，耐死地，等着那要显现给我的时代底来临！

【目录】

本书说明

自序

- 一 / 1
- 二 / 7
- 三 / 20
- 四 / 31
- 五 / 45
- 六 / 64
- 七 / 78
- 八 / 87
- 九 / 100
- 十 / 115
- 后记 / 125

我脚踏到欧洲底土地，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底春天。

我记得我初和巴黎接触的时候，我底两眼几乎是要眩晕了去。我第一次在那赛纳河边走过，我的心胸充满着说不出的一种澎湃的快感。——这是不消说的，一个久处在文化落后的东方的青年，一旦能走到资本主义文化发达的中心，他底愉快，是怎样也禁止不住的。

大概是愉快得过度了的缘故罢？我在到巴黎的第一天，因为要多看些地方，便一个人叫了一个汽车，任那个汽车夫驾着我满街乱跑，我竟把我早晨才由一位和我同船到法国的同伴那儿借来的两百佛郎尽数地花掉。两百佛郎在当时的留学生手中实在算是一笔大款，一到法国便没有一个铜板的我，却把才由朋友借来的这笔大款花在半天的汽车上面。我这人底没有打算，性情底浪漫，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了。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便没有吃饭，因为我把街跑完了以后，身上又是一个铜板都不曾剩得。

但是这种过分的愉快，毕竟没有继续得长久，我的生活便陷在苦闷里面了。我本来是打算在巴黎常住的，却不料竟只住了一个星期，便被命运放逐到法国外省底一个县城中去。

这话说起来是很长的。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也曾打算到我到欧洲以后的生活问题。当时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和北京各大都市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新文化潮体，其中最具有规模最有组织的要算名叫“少年中国”的一个学会，——这个学会，我

想现在一定还有人能够记得，当时它底机关杂志几乎是一般智识青年发表思想的中心刊物，它的会员是各大学底教员学生以及有新思想的新闻记者，并且它把组织扩大到海外，在德国法国美国的留学生中间都设立了分会，我虽然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可是我在上海所来往的人都是和这个学会有关系的，当时中国各大报的欧洲特约通信中有一个巴黎通信社的通信，便是“少年中国学会”驻巴黎的会员所主持，我在上海准备要赴欧洲的时候，和我来往的那些“少年中国学会”底会员曾再三地向我申说要是我到巴黎后可以参加巴黎通信社底工作。我当时虽然没有确定到巴黎后必然可以参加那个通信社，但是我以为根据这个学会和我一向的友情，到巴黎后给那个通信社帮些忙总是可以的。不消说我当时的这种观察是太过于简单，几乎是不了解社会上的生活，不过同时也因为我要到欧洲的心太切迫了，对于后来生活上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没有时间去顾虑。这在我，算是抱着了一个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跑到了欧洲。

其实呢，这个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要是没有别种原因去妨碍时，或者也还有成为事实的可能，但却不料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弄得我和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底几个中坚分子隔绝了起来。这便是我和吴荫云女士的恋爱事件。

吴荫云女士，是四川人，她底父亲在四川有“名士”的声望，她底妹妹便是那位在四川任过大官僚的职位又在上海一个大学中担任过教务长而最后被人暗杀了的姓潘的政客底夫人。她在上海时经过朋友底介绍，是和我同船赴欧洲的，当时和我同船的人很多，女子连她算是三位，其余两个也是四川人，一个年纪还小，一个便是“少年中国学会”在巴黎的中坚分子周虚成的未婚夫人，男子共有十多个人，其中有几个在后来都成了前进政党底革命人物，八年后在恐怖的政变之中作了牺牲的赵斯年，熊尊韵，都是那只船中放洋的人，不消说当时我底年龄是在

青春时期，在那长途的航海生活中每天都和她聚在一处谈心，渐渐地会相熟了，她对于我，却好像开始便有一种特别的企图，不同对待船上其他同伴的样子对待我。像赵斯年，熊尊韵，也是每天和她谈心的，可是都不曾得到她底注意，——这个，我想大概因为我底小资产阶级底气分较为充分，容易和她合得来的缘故，不过，这个“容易和她合得来”，便是以后我堕落的起因了。

蒹云是一个身裁不高的女子，她底面貌并不算是怎样的好看，不过她善于表情，生成的一种活泼态度很能吸引男子，她很会说话，——这是四川人底特性——遇到一个问题，比较的能够解答，在那时的中国，都市上的女子像她那样可以和智识较高的男子一点不避忌的相周旋以及常常提出许多问题来相辩论的确是很少，所以当她在上海的时候，便为一般作文化运动的青年所包围，特别是“少年中国学会”底会员，大部分都向她献过殷勤的，老实说，我对于她，并不完全满意。在她谈话和举动之间，我总感觉到她流露着不少虚荣的矫饰和虚伪。但是男女间的关系真难说定，我虽然不满意她，但却被她屈服了。这固然由于我当时的没有把握，同时却也因为她对我表示的自动力太强的缘故。她是完全积极地向我兜挑，向我进攻，连第一次的接吻都是出于她底要求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中，她却极力向我欺瞒着她过去的一段生活：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还有一个情人在欧洲等她，而这个情人又正是我在上海曾经会过面的“少年中国学会”底中心人物之一，在当时相当负盛名的汪广季。

就在我到了巴黎的第三天，这桩恋爱的公案便爆发起来了。汪广季一听到蒹云到了巴黎，便由柏林塔夜车来接她去同住。这个事实底曝露，使我明瞭了一切。我决计舍弃这种复杂的关系，并且还劝她即日同他动身往柏林去，实在说来，蒹云性

情是非常的不坚定的，她之同我要好，大概开始便准备维持一种三角形势。广季底年龄和她相差很远，他对他的关系是取着一种半公开的的态度，为的是她到欧洲后家中接济不够时，由他的方面可以得些补助。这自然是很明白的，她和他的结合既是中间夹杂着有别种成分，她性爱的要求便不得不由另一方寻求满足，而我便作了供给她这种要求的人物了，但是她毕竟年纪很轻，对于这种计划的实行因为缺乏经验而致布置失了周密，我固然是对她表示了不能再进一步和她交好，就是广季也因为发现了她底不忠实，在盛怒之下竟然决裂地放弃了她，一个人回到柏林去了。

这个变换是发生在一天以内，要算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男女间复杂的事体。这对于蒹云自然也是一个打击，她本想迁就广季，却不料广季很是坚定，终于不能挽回。广季毕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男子，一向便以有事务才出名，他的多纹又骨瘦的面貌和他脱落了头发的头顶，一见便知道曾经过许多社会上的阅历，不消说他来处理这个事体是很有把握的，他看穿了蒹云底企图，就是暂时妥协，将来终有一天叛变，他宁可早点歇手，免得麻烦越惹越多，他走了以后，蒹云像得了大病一样横陈在床上不停地痛哭，并且还使她难过的是和她同船的两位女士本是同她住在一个旅馆里的，这时却都忽然托故地搬开。这原因是很明显的，那两位女士中的一位是周虚成底未婚夫人，为保持“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底关系，势不能再同已经和周虚成底朋友汪广季决裂了的吴蒹云作伴，其他的一位女士虽然年纪不大，但却也正借重周虚成未婚夫人底介绍，和一位周虚成底年青男朋友结识，所以也得跟着离开那个住所。其次，蒹云一到巴黎，便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浪漫行为，这在那两位女士看来，是很不名誉的。你想，谁愿意和不名誉的人住在一起呢？为保持她们自身底名誉起见，也只有早点搬开的为宜。——这种种的

情形自然地促成了一个结果，便是责任到了我底身上了。事实使我不得不又改变对于她的态度。

这大概便是我这个人底不坚强的表现罢？我每遇到一件事体，自己本已决定了处理的方法，到后来却又被他种原因逼得自己去推翻自己底决定。我许多的计划就都失败在我这个弱点上面。这次假使我坚持我明白了藕云底性格时所持的态度，不怕她和她原来的情人脱离，我仍旧不为所动，那以后的种种悲剧既无从发生，我这个人便决不会堕落下去。这就是说，若是这时我再不被她底力量所屈服，那我决不会一天一天地陷到痛苦里面，以后也决不会在颓废中讨生活了。然而事实使我不得不又改变对于她的态度，这真是我底不幸！当到我接她一张简单的请我去见她的条子，我竟像是把我已经对她决定的态度全都忘记了的一样；及至见了她时，她那种横陈在床上痛哭的情形，更使我感觉到我非来招呼她不可。——不过我可以在这儿表白，我这时对她的热心完全是出于一种怜悯的同情，她的行为本早已使我发生了对她的厌倦，这时所以能改变我底态度的正在她底被人抛弃同时陷在孤苦地位的这一点上。我当时幼稚的头脑中产生出了一种理想，便是我完全用友谊去招呼她，不但不更进一步和她发生两性的关系，就是同船时那种性爱初步的接吻都得拒绝重演。——想想看罢！这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理想！尤其可笑的，是我当时这样决定时，自己竟非常自信，以为无论怎样是能够做得到的，说起来真个惭愧，在我这样决定了的第三天底晚上，便在一个自己好像失掉了自己的状态之下把这个理想给破坏了，并且，事实底袭来，成了飞跃的情势，只是，在半个钟头以内，她竟成了我实际的情妇。

那一晚上的情景，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老实说，谁记不得他开始堕落的事实呢？一个向来对于性爱方面抱持着慎重态度的青年，一旦被一个自己不满意的人来破坏了

他的操守，因此以后便要不能够振作。这种生活底变化的开端，怎么能忘记得掉呢？——那晚上我本是替她整理着行李，因为她说她要离开巴黎，到 M 城进学校去，我想我把她送走了以后，我底责任便可告一个段落了，我在电灯下边帮她把凌乱的衣服和书籍装在她由中国带去的笨大的木箱里边，一一都收拾妥贴了，便问她是不是决定明天动身，我好按铃叫旅馆底用人来结帐，可是她忽然倒在了床上，说是她头痛，一把拉住了我，“唏嘶太厉”地哭了起来。那时房间中是幽静得很，好像是——容许我说得神秘一点罢——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压迫着我，她底手渐渐地移到我底颈项上来，索性把我抱在了她底怀里。房中的电灯即刻在我眼前失了光明，我无抵抗地把我底身体和她底身体合在一起……

半点钟以后，我懊悔地垂着头，对于她附在我耳旁的许多的问话，很简单地答了一句道：

——好罢，我和你一同到 M 城去。

这样，第三天我便离开了巴黎。

二

在巴黎的一个星期之中，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朋友往还的。席带均便是我一到巴黎依赖的人。他算是比我早到法国了几个月，一切他当然是可以招呼我的。我藉了他底助力，得以在巴黎一个星期的生活和到 M 城去的路费都不至发生恐慌。

要严格地说来，我在欧洲的几年，算是脱离了斗争的。我从十多岁在本省办报以至几乎被捕一直到从日本到上海又办报的经过来比较时，我在欧洲的几年实在是脱离斗争的。由上海动身时，拿的一张中华工会嘱托到欧洲组织分会的委任状，不料竟变成一张废纸，到巴黎的第一天，我便把那张委任状以及在上海遇着的一位回国的华工给我写的几封介绍我给法国华工工会的书信拿了出来给席带均看，请他告诉我关于这方面可以接头的人底住址，却竟得了一个轻视的拒绝。他用他比我年纪大的地位劝我不要去从事于实际的活动。应当埋头读书作一个 *S.vant*。当时在留法国的中国人中间出名的是华伦，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听说是和所有华工的团体都有关系，我以为这个人是一定可以援助我的。可是，及至找到了这个人，把我的意思说出了以后，他给我的答复才比席带均还要使人失望。那位瘦瘦的，两撇稀胡子的华伦先生竟出人意料地借我一个问题发挥了一篇他的哲学的讲演，说自有人类以来团体生活都是靠不住的，这使我不得要领地走开，终究是没有弄出一点结果。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我底愿望，不过我还不灰心，又去和周虚成商量。他倒还相当赞助，但说也不必事前和华工工会接头，先可独立地筹备中华工会分会。关于经费方面，他说最好去找才到法国的名流伍××，他并且答应可以用第三者的资格先和伍××谈谈看。但是这事终止于我和翦云的关系底曝露，以后周虚成便再不和我谋面，而所谓名流的伍××听说已经知道了这一回事，并且还知道了我到欧洲是没有固定的生活费的，于是逢人便武断地说我是想借筹备工会的事件解决自己底生活，似乎还加了些结论，说这是流氓底行动。我底筹备中华工会分会的计划就这样不能够进行。不消说这因为我当时的思想不成熟所致：我只一味地想仰借一般上层知识分子的人物，而不知道当时我所接近的那般人物根本上便没有一个能够诚意赞助工会的事业的。并且，所谓中华工会底那种机关，在上海一向便是被一般无聊的失意政客所利用，虽然在我离开时，已经加入了许多革命分子，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作用。大概在我到法国的第二年，它便因为没有人负责，自然地消灭了。

关于席带均，不能不在这儿先有一点叙述，他与我在欧洲前期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带均对我，确是有许多的好处，我一直到现在还感激着他。可是我们曾为了个人间的私事发生了裂痕，便永远地生疏了下去。在上海时，他曾充当过拥护刘乔牟女士的角色。刘乔牟女士是“五四运动”后顶出风头的人，她底演说在当时惊动了许多青年，倾慕她的人是不能够计算出来的。当她宣言她要到欧洲留学时，那些已经决定了到欧洲留学的男子，凡是和她有来往的都没有不想预定一个到欧洲后和她接近的计划：比较她先走的便相约在欧洲等她，在准备走的便设法想和她同船。乔牟呢，运用了她表面“一视同仁”的手腕都一一答应。带均便是相约在欧洲等她的一个。可是

不知道是怎样弄的，乔牟底注意力却倾向到我底身上来，可惜在当时因为我底太过稚气竟使我一点都没有了解她底好意，恰恰是一个反对。带均到法国后给乔牟不间断地写信，催她快点出国（这是一位和带均同住的朋友说出来的），而乔牟却是自从我由上海动身那天起便每星期写一封信预先寄往法国去等我。——不消说事实上因为当时经过西伯利亚的邮政不通，那些信并不会先我而到法国的。——在那些信中，她暗示着要我不要忘记她，表示她不久便会追我的踪迹而来。这儿给带均难堪的事实是那些信都是由他转交我，同时对于他给她的信，大概是很少得到答复。就是为了这个，带均对我，心中便有了些反感。在我要和翦云离开巴黎的前晚，我们同在一处聚餐，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把乔牟由他转交我的信全数交了出来，并且封封都先被他拆开看过了。最奇怪的是他把那些信不交给我，却当着我交给了翦云。当时我对他这种举动虽然也曾感觉着诧异，但总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不会有别种心思。但却不料他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的。这到后来我才知道（也是那位和他同住的朋友说出来的）：他这样做了以后，便立刻写信去告诉乔牟，说我把乔牟底信故意拿到翦云面前去献殷勤，说我在把乔牟用来作为我去向翦云讨好的材料。——无疑地这种话说给一个女子去听是会生效力的。果然乔牟给我不写信了。然而就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捏造事实的破坏，竟弄出了以后许多的各人生活上的变换；而那些变换之中，怕要算我和乔牟所受的人生的痛苦最为深切。现在，我是理解了那些痛苦给我个人的教训和锻炼，对于带均底这个行为当然是没有一点怨恨，虽然他是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以后还有……

带均和我的私衅就这样开始了。

离世界大战底停止才只隔了一年的我到欧洲的这年，正是

全世界资产阶级拼命地挽救着他们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大恐慌的时候。这是由凡尔赛会议到华盛顿会议的一个过渡时间。在那空前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中，各强国用强制的命令求得了所有弱小的国家对于他们提出的赔偿条件的同意，同时做了许许多多的阴谋事件。就这样在那彼此互相掠夺的政治上作了一番虚伪的协定以后，各地便继续开着种种的会议。那是一个最热闹的时期。

别一方面，在蒲列斯特和约后卷起的被压迫阶段底斗争风云之中有一件不幸的大事在我到欧洲的这年恰是满了周年：那便是柏林急速的政变，李布克奈西与卢森堡底流血的死亡，还有一件在四五个月以前才告了结束的大事：那是匈牙利底混乱的变化，新的曙光仅仅在那儿露了很短的一闪，便被惨白的势力扫退。可是就从以上发生这两个不幸事件的地方一直向东望去，那个冰雪连天的国家却正在这一年中特别是随着这年春天底阳光把人类热血的洪流震荡到巨观的顶点：它和最切迫的敌人在这时作了一度的激战，终于在历史的血闸之前巍然地站稳了。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这些事件却好像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冷淡的感情。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在国内“五四运动”的狂潮中滚过的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多半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面感觉到非彻底和恶势力奋斗不可，一面却又不免被浓厚的恶势力所慑服，常常陷在灰心丧气的气分之中，特别像那时我那样的青年，在家乡和封建的政治权力反了脸以后，到日本还几乎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的时候，便立刻又被一个浪头打回上海，在那爱国运动的民众大会底狂喊中，在那“排日”机关报的“救国日报”底编辑室里，都不能满足自己内心崇高的欲求，又进一步去参加了工会运动，在那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五一”大示威底革命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底眼前